

肃反剧作选

1949 ❁ 1979

群众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刘书堂

肃反剧作选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13印张 325千字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0000册 定价：1.73元

编 者 说 明

今年十月一日，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三十周年。为迎接这一光辉节日，我们从建国以来有关肃反题材的文艺作品中，选编了《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》、《肃反剧作选》、《肃反小说选》三部选集，作为向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。

建国以来，一些作者对肃反题材的文艺作品，在人物刻画、情节安排等创作方法上，曾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，这类文艺作品，同其他作品一样，也受到践踏和摧残，一度濒于泯灭。有的作者为此惨遭迫害，蒙受了不白之冤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随着思想的解放，反映肃反题材的电影、戏剧、小说，又与广大观众和读者见面了。我们深信今后在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这类题材的作品问世。

在选编中，我们力图在选集中包括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作品，但限于篇幅，有些优秀作品只好割爱了，这是要请作者和读者鉴谅的。在选编过程中，曾得到兄弟单位的支持，一部分作者，又为入选作品重新做了校订和改动，对他们热情帮助和辛勤劳动，谨致谢意。

一九七九年八月

目 录

糖衣炮弹..... 白 刃 (1)

西望长安..... 老 舍 (93)

海滨激战..... 王 军 (179)

南海长城..... 赵 寰 (265)

不平静的海滨..... 翟剑萍 李德顺 李广野
丁 任 孙 皓 (343)

糖衣炮弹

白 刃

人 物 表

孙 刚 军械保管处处长，三十二岁，因负伤过多，显得有些苍老。
陶 进 保管处政委，比孙刚大两岁，看来比他年轻。
杜 明 股长，三十多岁，老供给人员。
张 克 统计员，二十五岁，新知识分子。
梅 君 文书，二十七岁，女特务。
曾 贵 警卫员，二十四岁。
刘 平 警卫员，二十三岁。
管理员 三十多岁。
朱 英 公安局的侦察员，二十六岁。
刘老汉 刘平的父亲，五十多岁。
安 康 国民党军火仓库的副库长，“高级”特务，三十七岁。
艾德华 美籍牧师，特务头子，四十五岁。
商天牛 小特务，三十多岁。
陈医生 五十岁。
女护士 二十多岁。
工程师 四十多岁。
农 民 三十多岁。
农 妇 三十岁。
通讯员 十七八岁。
大烟鬼 四十多岁。
工人甲、乙、丙。
战士十余人。

第 一 幕

〔晴朗的上午，在粤汉路上某小城。一间宽敞的房子里，陈设着写字台、靠背藤椅、圆桌、茶几、椅子、茶具和军用电话机等东西。这是军械保管处一间几用的房子，开会、会客、谈话，有时也有人在这里办公。左门通孙刚住的房子，右门通外面，正面是大窗户。窗外秋风摆动着树枝，人们可以望见远处的山影和近处车站的水塔。〕

〔墙上挂着华南军事形势图，红蓝颜色标示着两广地区尚待解放。月份牌上说明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。〕

〔孙刚和陶进正在谈话。孙刚手拿一个抄电报的本子，来回地踱着步，从他的表情上，可以看到他正肩负着吃力的重担。陶进的外表很坦然，但掩饰不住内心的沉重。〕

陶 进 就这样决定吧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们集中力量整理仓库，修铁路，迅速处理国民党留下的人员。

孙 刚 国民党留下的人员，除了副库长安康，医务所的陈医生和护士以外，其余的我准备明天都送给分部处理。你看怎样？

陶 进 按照上级指示，我们军械保管处，一般地是不用旧人员。

孙 刚 安康是个特殊情况，他是原来的副库长，整理仓库还需要他，敌人在这一带隐藏了很多物资，暂时还要他供给

我们一些情况。……陈医生哩，据我的了解，倒是一个不大关心政治的医务人员。

陶 进 不过，都要进一步的考察。

孙 刚 当然。（狠狠地吸一口烟）老陶，担子很重呵！从后勤部的电报上看来，新的战役很快就要开始。

陶 进 是的，这次战役虽然不是最后一战，也差不多了。（走近地图）老孙，你看，广州一解放，全国性的胜利就要到来。北京正在开政协会议，新中国就要成立了。一般地说……

孙 刚 （打断他，玩笑地）一般地说，别高兴的太早！（严肃地）咱们任务完成的不好，就会迟延了战役的时间，甚至破坏整个战役计划。

陶 进 咱们一块工作了十几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每次上级给任务，你总是完成的很好。

孙 刚 那是在前线作战啊！

陶 进 这里也是前线啊！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后方的前线，要比前方的战场更紧张，更复杂，敌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阵地的。

孙 刚 可是在这个后方的前线上，咱们都是新兵啊！

陶 进 困难就在这里。

孙 刚 摊子刚安下来，后勤部就把这个地方，当成这次战役的军械总站，可是咱们呢？留下的人员还没有处理，接管的仓库还没有清理完，通仓库的铁路还没有铺，大批弹药运来了，连放的地方都没有。

陶 进 照着咱们商量的办法，按步就班去做，赶快整理仓库，赶快铺铁路。

孙 刚 计划要有人做啊！摊子这样新，干部这样缺，这样重要的地方，连个保卫干事都没有。

陶 进 咱们成立的太匆促了。不过，后勤部既然选择这个地方当军械总站，自然不会让咱们两个唱“二人转”。

孙 刚 你到后勤部开完会，一定要带几个干部来，特别是保卫干部。

陶 进 后勤的保卫部长也是老伙计，他在军里当部长，我当副部长。我到那里以后，先来一个“三顾茅庐”，如果他一个干部也不派，我就把张飞请出来，拿着丈八蛇矛，请他给咱们干部，哪怕临时来帮助工作也好。

孙 刚 咱们分开两年了，你还是这个老脾气，乐天派！

陶 进 哈哈……这就叫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呵！（走进窗户）老孙，你看，咱们打仗流血，把蒋介石的江山变成人民的江山，可是咱们的性情还没有变多少。

孙 刚 真是……

陶 进 记得在前方，每次接受过战斗任务，你总是成天地看着地图，连饭都不想吃。

孙 刚 我要是有你那样多的办法就好了。

陶 进 我是虱子多了不痒痒，办法呢？主要靠大家想，多调查了解情况，多动脑筋。（看表）不早了，我想马上到公安局去一趟，家里你布置一下，姓安的来了，好好和他谈谈。

孙 刚 好的。

陶 进 （欲下又止）晚上开干部会的时候，把锄奸保卫工作强调一下，号召大家提高警惕，防止敌人的破坏。

孙 刚 对。

〔陶进下。〕

孙 刚 （向外喊）警卫员！曾贵！警卫员！

〔曾贵上。〕

曾 贵 有！

孙 刚 去叫张克来一下。

〔曾贵欲下。

孙 刚 慢点走，我桌上那两条烟是哪儿来的？

曾 贵 老百姓慰劳的，管理员叫我送给你们两个首长的。

孙 刚 慰劳多少烟？

曾 贵 听说有二三十条。

孙 刚 拿回去，叫管理员都发给警卫连，战士们缺烟抽。

〔曾贵进内室。孙刚打电话。曾贵拿烟出来，下。

孙 刚 喂，总机，接杜股长……是杜明吗？马上到我这里来，把安康画的图样和弹药统计一块带来。……什么？叫他快画，陶政委要带到后勤部开会，十二点钟的火车。……啊？……你先来吧！

〔张克拿着几份材料上。

张 克 处长，材料抄好了。

孙 刚 （从桌上拿起一份报告）把这个报告抄一份，政委要带去开会，快点，就在这里抄。……还有，等会下个通知，晚饭后召开干部会议，叫警卫连的干部也来参加。

张 克 （接报告）是。

〔曾贵上。

曾 贵 处长，陈医生给你打针来了。

孙 刚 打什么针？

曾 贵 你伤还没有好利索，就急着出院，院长说你身体太弱，贫血，给你捎上那些补血针；快一个月了，你一针也没有打。

孙 刚 现在没有工夫。

曾 贵 医生在外面等着哩。

孙 刚 你怎么不先问我一声？

曾 贵 问你，你准又说：“算啦！”

孙 刚 （笑笑地）你也学会这一套。

曾 贵 （严肃地）报告首长！这是我的责任。

孙 刚 好吧，请他进来。

〔曾贵下，领着陈医生和女护士重上。女护士提着医具。

陈医生 孙处长。

孙 刚 （和他握手）请到里屋吧。

〔除了张克，他们全进里屋。刘平胸挂毛泽东奖章上。

刘 平 张干事，车票买好了没有？

张 克 （边抄边答）买好了。

刘 平 护照手续呢？

张 克 都办好了。

刘 平 材料抄完了？

张 克 就差这一份，别催！别催！（发现抄错）糟糕！光和你说话，抄错了！（站起来，懊恼地）乱糟糟，乱糟糟，政委叫填登记表，处长叫抄报告，你要办手续买车票；一会这，一会那，忙死人！

刘 平 又发牢骚了。

张 克 怎么是牢骚？你看这像个军械保管处吗？干部没有干部，通讯员没有通讯员，统计员、秘书、文书、指导员，该这样多人做的事，全叫我一个人干，忙死也干不好。

刘 平 （玩笑地）当干事的，有事就得干嘛！

张 克 干事？你封的？再别叫我干事啦。

刘 平 别发牢骚了，好好干，说不定让你当股长哩；咱们这里不是缺了好几个股长吗？

张 克 （听了怪舒服）别胡说了，还不够格哩！（伤心地）当股长？参加革命才两年，就想当领导干部，凭什么？

刘 平 革命工作干什么不一样，叫我当一辈子警卫员，也没有意见。

张 克 一样排级待遇，你省心痛快，我累得像狗熊！

刘 平 别埋怨了，听说这次评级，要评你个副连级。

张 克 别胡说了，哪有这个事啊？（认真地）听谁说的？

刘 平 不管谁说的，到时候就知道。

张 克 真的？

刘 平 哄你是个王八蛋！（噗嗤一笑。）

张 克 （知道上当）你才是王八蛋！

〔刘平大笑。孙刚出来，其余的人随后上。〕

孙 刚 乱弹琴！闹什么？……刘平，去告诉管理员，叫他腾出一间房子，今天要来一个女干部。

〔刘平下。〕

陈医生 处长，你负伤后流血过多，红血球减少，必须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，你胸部还有一块弹片，必须多休息。……再见吧，我明天再来给你打针。

孙 刚 陈医生，我有点事和你谈谈。（向女护士）护士同志，你先回去。（向曾贵）你送送她。

〔曾贵领着女护士下。〕

孙 刚 请坐，陈医生。

陈医生 （坐下）处长，有什么指示？

孙 刚 保管处要成立一个医务所，准备请你和护士留在这里工作。

陈医生 只要家庭生活没有问题，在哪里工作都一样。

孙 刚 这一点请你放心。

陈医生 还留下什么人？

孙 刚 还有安康。

陈医生 是原来的副库长吗？

孙 刚 是的，你觉得这个人怎样？

陈医生 他刚到这里不久，我也不大了解。凭良心说。在国民党官员里，像他这样的人，还算有良心。有次一个大兵打了老百姓，我亲眼看见他把那个兵捆起来。这次撤退，命令他破坏仓库，他没有执行。

孙 刚 他们撤退的时候，没有叫你一块走吗？

陈医生 他们通知过我，但是，我没有理由跟他们东跑西窜，我的家眷在长沙。再说，我是一个医生，我的责任是治病。我反对战争，但是我没有力量阻止战争，只好按照一个医生的良心，使伤病员减少痛苦，减少死亡。

孙 刚 我们共产党人最主张和平，可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不要和平；他们要用战争巩固他们的血腥统治，用战争继续奴役中国人民。我们只有用正义的战争，来消灭非正义的战争，使人民免受痛苦和死亡。你说对吗？

陈医生 涉及政治见解的问题，请原谅，我不能答复处长。对于战争的看法，我只是从一个医生的良心出发。

孙 刚 我相信有一天你能够答复的。

陈医生 也许有这么一天。（站起来）好，再见吧。

孙 刚 再见。（和陈医生握手，送他出去。）

〔管理员领着农民、农妇上。

管理员 统计员，买了老乡两挑菜，我算了半天算不清，你帮我算算。

张 克 你说吧。

〔他们低声算账。

农 妇 （向农民）看你像木头似地站着，过去看看。

农 民 差不了，人家是解放军。

农 妇 解放军也说不定会算错账啊！

农 民 人家念书识字的，千儿八百也差不了，差你这两个菜

钱。（掏出旱烟袋，吸烟。）

农 妇 看你像个当家的！（走过去看。）

管理员 大嫂，我们统计员会算账，一分钱也错不了。

农 妇 （不好意思地退回）我知道同志们算不差，我是……

农 民 我老婆就是这个小心眼。

农 妇 （阻止他）谁要你插嘴！（向管理员）我是急着要去还账，天不早了，我怕家里的孩子哭了，怕猪娃子饿了，怕鸡婆子跑了。

管理员 你们欠谁的账？

农 民 教会的洋人。

农 妇 我们东村的田，都是礼拜堂的。我们种礼拜堂艾牧师的田，今年收的粮食，叫国民党土匪军抢光了！洋牧师催着要田租。

农 民 听说你们来了要分田，是真的？

管理员 是真的。不久你们就有自己的田种，再不用交租钱了。

农 民 那就好了。我爷爷、我爹和我，三辈子当佃户，白天黑夜盼着有一块田，哪怕像这间房子一样大也好。

农 妇 同志，我家连个鸡婆下蛋的地方都没有，猪圈就在床底下。昨天猪娃子把我的三伢子咬了，三伢子哭了大半天。同志啊，我做梦也想着自己有一斗田啊！那天听你们同志说，洋人到咱们中国来传教，咱们有土地，他们有圣经，传了传，他们把圣经传给咱们，把土地拿去了。……

张 克 账算好了，一共五万三千五百元①。

〔孙刚和杜明上。〕

孙 刚 这两个老乡做什么的？

① 旧币。

管理员 卖菜的。我找统计员给算菜钱。

孙 刚 哦，管理员，这边小仓库清查了没有？

管理员 清查过了。（摸衣兜）本子没有带来，我去拿去。（向农民）走，拿菜钱去。

〔农民夫妇下。管理员走到门口。〕

孙 刚 管理员！以后不要随便领老乡到这里来。

管理员 是。（下。）

杜 明 （给孙刚一张表）五个仓库都清查完了。

孙 刚 （念）八二迫击炮弹五百一十六发，化学迫击炮弹两千发，……大部分是毒瓦斯弹，没有什么用处。（向杜明）坐吧！（念）重迫击炮弹一百三十发，……怎么这样少？日式野炮弹三千发，十五公分榴弹炮弹五百五十发，十公分榴弹炮弹……（纠正地）哪有十公分的榴弹炮？是一〇点五公分，（取笔改正）一〇点五公分榴弹炮弹一百二十发，六〇炮弹五十发，各种子弹五十箱。……怎么？步兵炮弹和手榴弹一点也没有？

杜 明 一发也没有。

孙 刚 就这么一点弹药？

杜 明 嗯。安康说，敌人撤退的时候，都运走了。剩下这些，我看能用的也不多。野炮弹最多，三千发，都是日本造的，可惜纸壳子都烂了，铜壳上生锈。榴弹炮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造的，三十多年啦。子弹大部分生锈，还得好好擦擦，我想叫警卫连战士去擦，省得花钱雇老百姓。

〔管理员拿着本子上。〕

孙 刚 行，好好动员动员。（向张克）统计员，把这个弹药统计表复写两份。

管理员 小仓库里都是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，不用往上报吧？